



婦女小說選

閻綱 主編

都傳
、
弯
涎
这
不

。敏
感
吐
、
所
執
的
不
人
給
自
動

嬰
腹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妇女小说选

阎 纲 主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妇女小说选

阎纲主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416千 插页：8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630册

统一书号：10157·262 定价：3.35元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

总 序

由于处在编辑工作岗位上，所以经常有读者向我询问新时期小说不同类别的情况，有些我答不上来。

我国新时期小说日趋繁荣的盛况在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不但赢得空前众多的读者，而且吸引千千万万青年想在这一创造中试一试身手。创造离不开借鉴，泛泛而论逐渐走向专题研究。将新时期小说成果分类编选以献读者，目标集中，以免翻检之劳，于读者、写作者未必不是件好事。

去年夏季在银川，喜逢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何光汉、唐远铃、杭行等同志，谈得投机，一拍即合，原来他们早已有此打算。经过商议，推来让去，这个编选任务，落在我的头上。由我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我们决定出版《改革小说选》（蒋子龙作序）、《幽默小说选》（王蒙作序）、《妇女小说选》（韦君宜作序）、《青年小说选》（郑万隆作序）、《爱情小说选》（刘心武作序）、《心态小说选》、《通俗小说选》、《动物小说选》、《港台小说

选》及《小说评论集萃》(田中泉作序)等。请读者多提意见，
假若读者欢迎，这套丛书可以陆续编下去。

在审定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宁夏人民出版社出力不小，在分别编选这套丛书的过程中，诸位编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王蒙等作家乐善好施，写出一篇篇启人心扉的序言，都使我感念由衷。

创作自由、评论自由，政通民和，春风风人，热气腾腾，
愿小说自由飞翔！

阎 纲

1985年4月13日

目 次

《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总序	阎 纲 (1)
女人的文学——《妇女小说选》序	韦君宜 (1)
弦上的梦	宗 璞 (5)
清醒	韦君宜 (34)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51)
老处女	李惠薪 (69)
勿忘草	周克芹 (95)
心香	叶文玲 (113)
杨花似雪	祝兴义 (141)
傍晚,我们别离的时刻	母国政 (167)
未亡人	张 弦 (188)
蛾眉	刘绍棠 (205)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 华 (221)
内当家	王润滋 (249)
能媳妇	郑九蝉 (269)
喜悦	何士光 (290)
银杏树	张 弦 (297)

心祭	闫 彬 (318)
前妻	航 鹰 (348)
姐姐	刘文忠 (373)
穷表姐	李国文 (384)
漆黑的羽毛	石 言 (398)
敬礼! 妈妈	宋学武 (418)
遗留在西子湖畔的诗	曾德厚 (435)
亲戚之间	(朝鲜族) 林元青 (456)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胡 辛 (475)
她是个平常的女人	关 鸿 (498)
奶奶的星星	史铁生 (515)
女人国的污染报告	楚 良 (551)
编后记	吴宗蕙 (570)

女人的文学

——《妇女小说选》序

韦君宜

我从十岁起，直到十六七岁，最爱看、最常看的一部书是在文学史里一般都不著录的长篇弹词《再生缘》，一个清代家庭妇女的作品。

十岁时候看它，是因为《小朋友》、《儿童世界》不能满足我看书的需要，就乱翻我爸和我妈的书。《再生缘》是我妈心爱的案头常备的作品，比《小朋友》厚二十倍，我抓到就把它稀里糊涂看完了。到念高中以后仍喜欢看，则是因为书里那个女主人公孟丽君使我真心感动。

到现在我还觉得那个人物是个动人的文学形象。我看了陈寅恪与郭沫若论《再生缘》的文章，二位老先生把论述重点都放在考据作者陈端生的丈夫被遣戍的命运上，讨论她为什么不让书中的孟丽君和丈夫团圆。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女读者，我觉得这部书最能震撼我的是一个妇女胸中的志愿、作为和她为此甘愿付出牺牲的自我克制的性格。孟丽君已订婚的丈夫全

家被陷害了，她因拒绝另嫁他人而女扮男装，逃亡在外。凭着自己的能力，她考中状元，担任尚书，最后做了宰相。因主持考试，成了自己未婚夫的老师。母亲和未婚夫千方百计要侦破她的秘密，想要她回家做夫人。她其实很想念母亲，也喜欢她的门生（未婚夫），但是她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想尽办法坚决抵赖，当面否认，把他们气得无可奈何。全书大部分就充满了这个在当时无法解决的矛盾。可以想象，在作者那个时代，她写出这样的书来，心里该怀着多少倾吐不出来的郁闷和悲愤、抱负和梦幻啊！这真正是一部女人的书。看了有的剧种改编的戏曲，把孟丽君描绘成一个扭扭捏捏、一心只想赶快结婚的女人，把我气坏了。

这本约二百年前的妇女作品，使十六七岁的我自觉到我是一个妇女，我将来要走的路是艰难的。

妇女而从事写作，没有谁不曾克服许多艰难困苦，不曾跳越许多矛盾。女作家往往总比较少那娇滴滴的一身脂粉气，都往往怀有自信，男人可以写女子，女子也可以写男人，女人写作可触及的范围和任何男作家一样。

可是也怪，女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总还是以女性为多。而且我真觉得，男作家写妇女，好象总不如女作家写的那样，能探到内心深处。

注意到一个现象吗？女作家笔下的女人，尽管呆板的、庸俗的、鄙陋的……也都有，但是都很少那样完全离不开男子，从思想、人格到肉体都依附于男子的人物。有的话，那一般都不是被讴歌、赞美的对象（这在男作家笔下是常出现的），而是被贬抑的对象。作家对于这样的同类，所能够赋予的，每每顶多是哀怜。

女作家们的风格很多样，有的清新，有的凝重，有的平实，有的单捩一门儿。但我总觉得她们不约而同地往往喜欢把书中妇女人物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进行内心的挖掘。再高瞻远瞩的、甚至再玩世不恭的女作家，对于同类的内心尊严，总是有难以抑制的兴趣的；不管那人物是坐在湿润的春风里面，或是辗转于泥淖之间。这三十多年来影响最大的女作家作品似乎应推《青春之歌》，作者概括了那整个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其中令人最不能忘怀的，无疑是主人公林道静那痛苦而庄严的追求。这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女子——女作家心头最珍贵的东西。有人说，一写妇女，总离不开爱情。且不论这个说法概括率并不高，就说那真正值得宝贵的爱情本身，总也跟严肃、诚挚、独立的精神境界分不开。我觉得一个女作家下笔的时候，必然不会喜欢那种甘心在精神上当别人附属品的妇女。

有一位海外女作家来过一封信，谈起近来的作品。她说男人不了解女人，她说他们怎么把女人总写成那样一离了男人就过不了日子的，那么下作、那么粘，一来就眉来眼去的……这些臭男人！我看了信就笑了，她有点儿成见。咱们不能大妇女主义，孤高傲世的林黛玉的创造者曹雪芹还是男人呢。可是，我同时觉得这话也有一点儿可取的“合理内核”，——男人一般不如女人那样了解女人。

作为一个妇女，所背负的历史重负，实在是极沉重、极难摆脱，又极微妙、极敏感的。往往男子还看不到的对妇女的那一点儿歧视，好强的妇女本身立刻就敏锐地感受到了。在我们这个非我们的曾祖母所能想象的时代里，有关妇女的恼人的事情就万事大吉了吗？也还没有。哪怕那写《再生缘》的作家曾梦

想的，现在已经成了现实；哪怕不少女干部已经当了领导，当然，这非常了不起。但是，那更纤细、更潜在的触痛点，却仍然常存在于妇女的神经末梢。更复杂，更难把握的专属于妇女的灵魂颤动，仍然存在于妇女心里。你说这都是不必要的，是女人器量太狭、心胸太窄，自己小性儿爱多心么？唉！你可知道，一个女人在她竭尽全力想完成和男人一样的事业的时候，得多花多少气力、得牺牲多少休息、生活、抚育儿女的权利，得多挨多少骂，甚至挨自己家里亲人的抱怨？可知道，当一个女人还很年轻，刚用好奇的眼光窥视着生活的时候，在她周围就有多少老练到可怕的眼光在窥视着她？可知道，一个女人在男人的正成熟年龄（就说四十岁吧），却已经到了被人视为该退出舞台的关键年龄，一切希望好象都要随着花容月貌逝去了，尽管她完全可能再活四十年？可知道，当一个女人过着不能忍受的家庭生活的时候，还得怎样忍受？当她有了不被允许的爱的时候，更得忍受多大的折磨？……太多了！太多了！这是历史、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积累给我们留下来的，在现实生活里头存在，可以用眼观察、用耳听的，可以触摸的。于是，能够摸得着，写得出的作家就会被女读者所铭记在心了。

妇女，所有作为母亲、姐妹、妻子、女儿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写的女人的，我们的慈爱、温情、痛苦、忧郁以及艰苦卓绝，都应该活在我们的作品里，活在我们的心里。和我们的兄弟们一样。

我为妇女写的和写妇女的作品祝福！

弦 上 的 梦

宗 璞

大提琴的深厚的如泣如诉的声音在空中飘荡。这声音一时悠扬婉转，一时低回呜咽，如秋风飒飒地吹着落叶，如冬云黯淡地凝聚在天空。渐渐地，愈来愈轻，愈来愈细，好象就要失去，再也找不回来了。忽然又激昂起来，充满了渴望，流露了内心的希冀与追求。

“这是慕容乐珥。”音乐爱好者可以分辨出拉琴的人，因为慕容的琴声，总象向你心窝扑来似的。

慕容乐珥是一个艺术学校的大提琴教师。她终生与大提琴为伴。多少年来，她要一拿起琴弓，自己就似乎化作了大提琴的一部分，和琴一起在发着声音，抒发着乐曲的各种感情。今天她随意拉着琴，一首没有完又换一首，总是觉得心神不安。后来索性把琴放开，走到阳台上向远处眺望。

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的一天，正是日落时分。夕阳的光辉

把远处的红楼绿树镀上了一层金色，这光辉也照着乐琄夹杂在黑发中的白发，使那根根白发显得分外分明。她虽已年过半百，容颜还很清秀。她向街的尽头看去，一有年轻女孩子出现，就留神看是不是向自己这幢楼走来，但终究都不是。

乐琄要等的人，是她的好友的女儿。这好友和她也有点亲戚关系，但这种关系从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们还几乎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但那并没有成为事实。他们只是好友，也永远是好友。现在一方已经永辞人世，这种友谊也并没有终断，而是延续到他的女儿身上了。

“她，”乐琄想，“是怎样的呢？”

在那抗日烽火熊熊燃起的年代，他和许多有志青年一起奔赴延安去寻求理想和未来。那时是燕京大学音乐系学生的她，则随着父母到了内地，以后得到一种助学金，到了国外，新中国成立后才回来。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她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全心地投入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那五十年代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多么丰富呵。乐琄觉得自己虽然平凡渺小，可就象大海中的小水滴一样，幸福地分享着海的伟大与光荣。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她回到室内，继续沉思着。

解放后头几年，他在国外工作。六十年代初调回北京做文化交流工作。她听他做过几次报告，每次都深深地为党的政策所吸引，为他对党的忠诚所感动。她也见到过他的妻子，那是一位好同志，好妻子。她曾想，“也一定是一位好母亲。”

至于他们的女儿，乐琄在她小时虽也见过几次，印象都不很深。只有一次，她使乐琄终生难忘。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斗争最激烈的年月。巨大的风暴考验和锻炼着每一个人，也把人世

最卑鄙最污浊的丑怪之物都翻了上来。有些人挖空心思批判文艺方面的“黑线专政”，象乐珺这样有一技之长、小有名气并且去过国外的人，当然也是批斗对象。有一次“造反派”头头们把文艺界的一些“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开批判会，乐珺也叨陪末座。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好几位名家身穿各色纸衣，被推来拽去，被逼着挨个儿到麦克风前报名，说自己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坏人之类。正闹着，有三四个年轻人把一个中年人连踢带打推上台来，一面喊着口号：“打倒贩卖封资修的文化掮客梁锋！”乐珺心上一惊，侧眼偷偷看去，见确是梁锋站在那里。那些人要他去报名，他缓步走到麦克风前，一字一字地说道：“梁锋，中国共产党党员！”话音刚落，几个人跳上台去，打了梁锋几个耳光。血从他的嘴角滴下来，落到地上。会场上每个人的心都揪紧了，满场静得连呼吸都可以听见。这时忽然一个女孩子的清脆而痛苦的声音喊道：“爸爸！我的爸爸！”

会场登时一阵大乱，有人喊：“不准打人！”但是也有人向叫“爸爸”的女孩子冲过去，把她一把拎出会场，一路拳打脚踢。乐珺虽然弯着腰，却全看见了。只是看不清女孩子的模样。有好几天，她一直在想着这个叫“爸爸”的女儿。心里感到又酸痛，又温暖。

这个喊着“爸爸，我的爸爸”的女儿，现在要来了。

门外有人叫慕容。乐珺答道：“是小裴么？”站起身向前迎了两步。进来的是大提琴专业的一个支委，大家都叫她小裴。小裴是比较年轻的老干部，六十年代初本是大提琴专业的支部书记，多年来，一直是乐珺的知心朋友。她脸儿圆圆的，眼睛圆圆的，身材也是圆圆的。她其实和乐珺年纪仿佛，但到现在还是“小裴”。

“从楼下过，就来看看你。梁锋的女儿这几天要来，是吗？”

“说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可还没有来。”

“我说她准是个好孩子。你记得——”小裴两眼直望着窗外。

“我刚刚正想着那次批斗会。”乐珺温柔的目光望着小裴。她还想起那时每次学校开批斗会后，小裴总要关心地悄悄和她说几句话（其实小裴的遭遇更艰险得多）：“坚强点，这是考验！”“这不算什么，不要怕。”话虽不多，每次都给乐珺很大力量。

小裴血压高，很容易激动。现在她克制着自己，沉默片刻，对慕容说：“慕容呵，你用心好好教她吧！”

“我真想教出人材来呵。可教材能扩大一些吗？”

“照我的想法，教材完全应该扩大，可谁敢做个主？我看咱们国家出了纵火犯，他们要把好人都整死，还要把几千年的文明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统统烧掉！”小裴声音有些发颤。

“怎么对付这些纵火犯呢？”乐珺小声问。

“看吧。谁知道！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小裴用力敲着沙发的靠臂。她们谈了一会儿，小裴说要上医院看她的偏瘫老头子去，对乐珺皱眉一笑，走了。

黑夜已经降临。乐珺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树丛中唯一的枫树，邻近的灯光洒在树上，依稀闪出一些红色。

她又思念起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她，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不会来了吧？——”

这时，就象回答她的思念似的，有人在敲门。

乐珺“请进”两字还未说完，人已经进来了。她身材苗

条，举止轻盈，一面走进来，一面很急促地大声说话：“是慕容姑姑么？您这儿可真难找！我一路问了多少人啊，起码十个以上！您这儿真是黑呵，可我进门就看见这把琴，知道我走对了。我是梁遐！”这就是乐珞等待的人。

电灯开了。乐珞看见梁遐是个很美的姑娘，她上身穿着米色外衣，里面是黑色高领细毛线衣，下身是深灰近乎黑色的长裤。一头蓬松的短发，有些象男孩。脸儿又红又白，唇边挂着微笑，眉毛很黑，很整齐（不少人以为她是描出来的），一双真正的杏眼，带着调皮的意味（后来乐珞知道，那其实是一种嘲讽的神情），正瞧着乐珞。

“她也打量我呢。”乐珞心想，一面伸出手来和梁遐握手，说：“我正等你——。”

二

梁遐十九岁的生命，以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她十岁的那一年为分水岭。十岁以前，她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一只系着红领巾的小燕。天空和大地仿佛都为她而存在。那幸福的、美好的日子！梁遐现在有时想起来，觉得那似乎是一个梦境。在突如其来的疾风骤雨中，她的童年忽然结束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的爸爸梁锋本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一下子便成了阶下囚。一天夜里，月正圆，花正香（那夏夜的香气呵），忽然来了许多人，把她的亲爱的爸爸揪走了。自从那一夜以后，梁遐觉得世界上再没什么可以让她奇怪的事。紧接着妈妈也隔离审查，小遐一个人在家里（如果那还叫家的

话！）给爸爸妈妈做饭，挎着篮子出去送饭。她记得爸爸爱吃面和饼，妈妈爱吃糯米做的东西。有时太累了，来不及做得很多，就自己什么也不吃，但是从来没有误过一次送饭。直到爸爸死去了五天，她还一直给爸爸送饭。还是一个好心的人告诉她，不要送了，没有人吃了。后来她有时想，那用心血做出来的五天的饭，不知落到哪个王八蛋的肚子里！

她有一个姨妈，是她妈妈的一母同胞的妹妹。梁锋夫妇被关以后，他们的一些暂时幸免的老战友都让梁遐住到自己家里去。但当时的“造反派”头头不同意，说梁遐只能住在姨妈家。而她姨妈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竟主张梁遐一个人住，只允许她常去她家汇报自己的情况，聆取教训，还帮着打扫房屋，做做针线。梁遐当时是小学四年级生，因为和父母划不清界限，在学校也屡遭批斗。她在批斗梁锋时大叫爸爸以后，梁锋单位的高音喇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批“大特务梁锋”时，必提到“狗崽子梁遐”。

那些日子呵，那些沉重的日子！何况梁遐还是个孩子！那时她常常做梦，总是梦见身上压着一块大石头，怎么也掀不掉。她就哭呵哭呵，哭醒了，也还是觉得那样沉重。渐渐地，她学会用嘲讽的笑容对待生活，而把沉重的仇恨深深埋在人世的冰霜之下。幸亏她妈妈隔离的时间不太长，出来以后把她带到干校。后来妈妈分配在她原籍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在那里遇到一个被赶回原籍的教大提琴的老先生，妈妈说，总得学点什么呀，学什么呢，就学大提琴吧。两个月前，妈妈病逝。正好有要为梁锋落实政策的消息（可惜妈妈死时还不知道！），说要开追悼会，梁遐便到北京来了，住在姨妈家。她想见见慕容姑姑，请她教琴，这就是她今天到来的前因。